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集卷三十五

宋 蘇轍 撰

論時事狀三首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奏乞外任狀附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强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

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為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别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為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碁布海内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為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

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為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為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為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寛卹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

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遽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轍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

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茍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葢已甚勞此水利之説輙所以未諭也傜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户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

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户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輙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踈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盖弓手鄉户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横必自此始輙

觀近歲雖使鄉户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亾鄉户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税之外别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户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税取大厯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税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税既兼之矣今兩税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户常少下户常多少者徭役頻多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户每得休閒今不問户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户則便下户實難

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户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頼飢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寛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

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户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户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為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奈何至

於官户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為之
高下今已去鄉從宦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
之際以何為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
官户之役比民為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户如租佃田
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争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
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
必甚不罷則不如為民此徭役之説轍所以未諭也轍
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青

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内興宫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縁為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

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為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枉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為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

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

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

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為均輸之法但恐此

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

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

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勑纖悉具存患

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

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

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况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歛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頼此青苗之説轍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踈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茍明公見寛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茍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附

條例司乞外任奏狀

右臣近蒙聖恩召對便殿面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辭避伏自受命於今五月雖日夜勉强而才性朴拙議論迂踈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伏惟陛下創置此局將以講求財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人以備官屬而臣獨以愚鄙固執偏見雖欲自效其勢無由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茍陛下閔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使

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勵駑鈍以酬恩私臣無任瞻天

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奉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来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匄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别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忝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

明也凡昔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䘏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弟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寛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懽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

讙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為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

延安有横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餙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内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冦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甞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説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以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

自是以来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

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𠫼𠫼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恵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患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彊事多出金幣豫書誥敕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儌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

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已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

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毁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脱免非一家也陛下其

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飢饉積悍之民奮為羣盜浸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辨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覧疲勸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

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狥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茍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

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為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睎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一畫 附狀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内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

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来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来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惡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厭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啟

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踊躍思覩寛政而歴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為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来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埸未寧軍旅在外府

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為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令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朞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

下為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轍誠惶誠恐昧死上

書

附畫一狀

謹案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為易見上自

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

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鉗默

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

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幷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鷄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

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追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為役舉家失

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為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為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為米粟布帛者民之所

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禄而役為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禄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負數猥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為力實難然議者以為給之以禄然後可責

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禄吏之厚必不如禄官之多今慎擇多禄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為法也計贓得罪無禄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為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禄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

軍今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為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為兵其勢不可得矣葢自唐以来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為兵今租庸調變而為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為終身不復為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為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為戶長里正於

巡防則用為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為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横官吏蒙責嘯聚羣黨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劒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為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

身不得脫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復免其
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羸
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
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
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
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
行不疑杜絕利源不與民共覻其指趣非復制其

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内離心巍巍盛朝何苦於此况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為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滞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

為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
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旣弊之法施行未
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
胸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脉廣
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踈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
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
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

夷欲議更改恐其動揺海内故且維持含養茍自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系望埶難久留而私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惷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俟誅戮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書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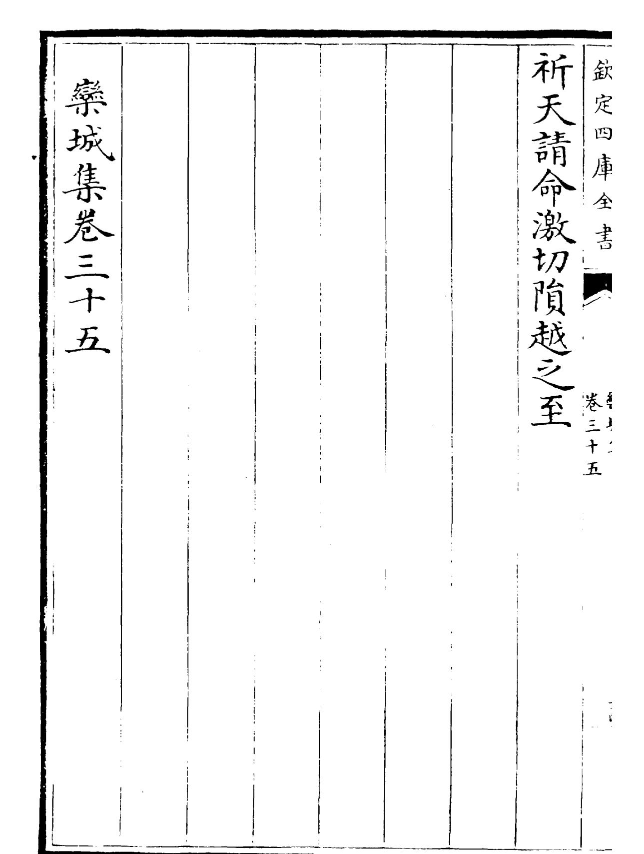
為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

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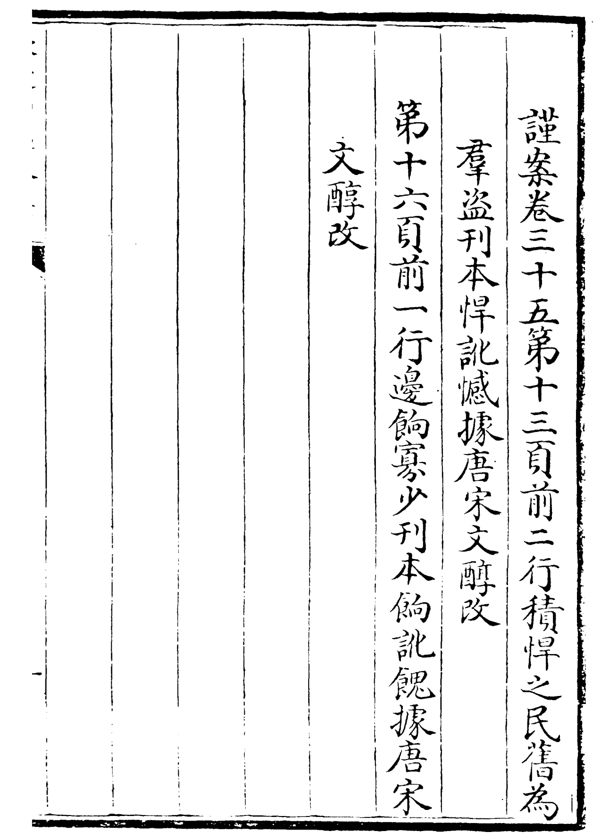
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

其女子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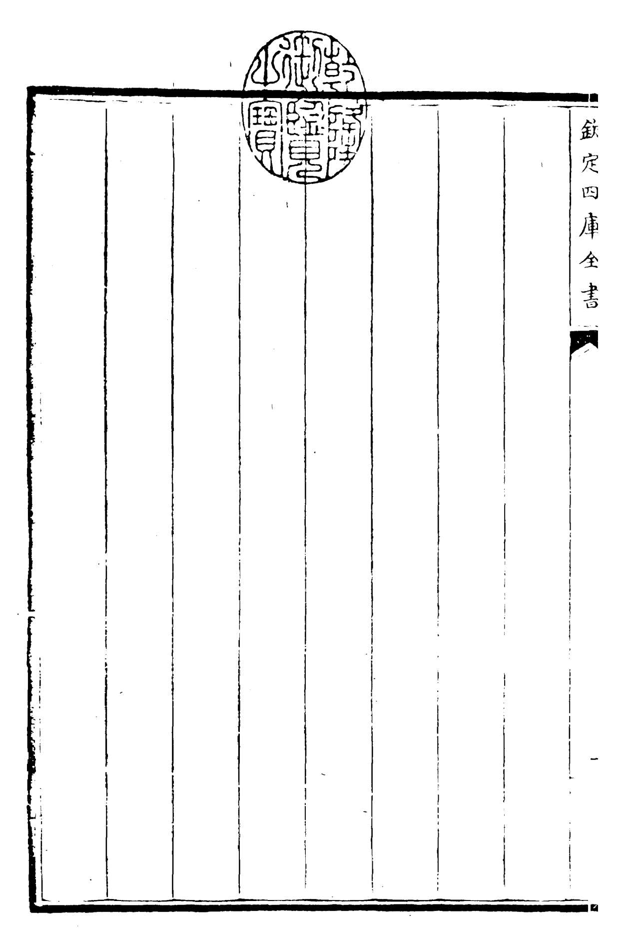
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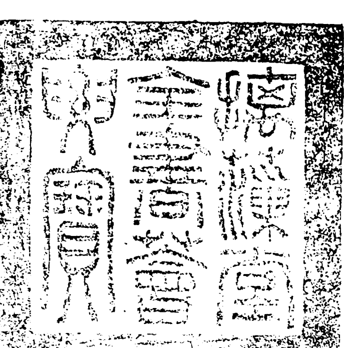
欒城集卷三十五



謹案卷三十五第十三頁前二行積悍之民舊為羣盜刊本悍訛憾據唐宋文醇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邊餉寡少刊本餉訛餽據唐宋文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舉人臣王會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欒城集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十一 集部

欒城集卷三十六

宋 蘇轍 撰

右司諫時論事十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元祐元年二月十四日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阼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

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群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為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為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羣下奬用正人一時賢儁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

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
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
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
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
脩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耻以鉗口失職
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
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寛厚而朝廷之間
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

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吕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啟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為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

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狀十五日

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至自冬歷春天意未荅宿麥枯瘁災害廣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斂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饑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餘民習武事猖狂嘯聚為患必甚而陛下所以應天動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零兩税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蕩家産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買撲酒坊先因實封

投狀爭氣務勝競設高價既得之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辦違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籍没家産杻械生蟣蝨而不得脫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書應今日以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原額罰錢見今資産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弃捐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悅附甘澤可致雖使天道幽遠雨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强暴消止盜賊臣謹案漢書文景宣元之間憂

民之疲病每歲輒弛租稅減算賦自損以厚下民戴其澤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已絕而復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猶蠲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況當今旱勢未止災害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奈何靳而不與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簽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毫髪之意則下有丘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

施如先帝向時為瀘南用兵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户賦税而東川路轉運司公行格沮只放三等以下緣累經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朝廷雖累行戒敕終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即乞痛賜約束如監司敢有違戾許州縣官吏具事由實封聞奏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十六日

右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罷免役錢復行差役舊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害較

然其間免役所系尤重朝廷自去秋已来改更畧盡惟此一事遲留不決民間傾聽想聞德音臣竊料此事既行民間皷舞相慶如饑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罷導洛市易鹽鐵等事其喜十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斷誰能行此然臣有愚慮葢朝廷自行免役至今僅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有少齟齬不齊譬如人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瞑眩不寧要須病去藥消然後乃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寮多因新

法進用既見朝廷革去宿弊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小有不便指以為言眩惑聖聽敗亂仁政兼臣竊覩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踈略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即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録劄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揺動大議臣願陛下但思祖宗以来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

既行免役民間之弊耳目厭聞即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省覽茍大法既正縱有小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臣疎遠小臣初蒙擢用輒此深言罪在不赦但念臣初無左右之助諫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法至於鄉户不

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决縁所在役錢寛剩一二年間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之文又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爲見有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歳疲民無所從出或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歳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單丁女户官户寺

覲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牓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錢具數聞奏未得催理聽候指揮

論蜀茶五害狀二十四日

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唯有益利秦鳳熈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又以茶法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何問為害不細而朝廷未加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榷茶

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横歛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掊取大盗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為剽刼凶燄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為利自廣近歲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為額供億熈河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吕陶奏乞改法只行

長引令民自販茶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依奏民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却差孫逈李稷入川相度始議極力掊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有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說並行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一百萬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爲獻朝廷許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塲客旅無見錢買茶

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為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易又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每變取利益深民益困弊然供億熈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夫遂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算息錢均與牙儈分利至於監茶之官發茶萬馱即轉一官知縣亦

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與人遂使貪冒滋章廉恥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盜賊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貫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又遞鋪文字事干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違二日者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行四百里違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茍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葢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以遠民無由伸訴而它司畏憚不敢辯理是

以公行不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臣竊聞朝廷近日察知其弊差官體量然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實謹具條件五害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户以種茶為生自官榷茶以来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逓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榷茶至今逓年所估價例對定即見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米高估米價强俵茶户謂之茶本假令米

石八百錢即作一貫支俵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既發茶户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茶元條園户茶一百斤許收十斤市例内一半入官一半用饒潤客旅今逐場一百斤有收至二十餘斤出剩者往往却偽作園户中茶虚旁支出官錢入己近年卭州常有此獄又有見出剩數多陰與客旅商量納賂不肯指教出賣者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園户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榷茶園户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黄茶不限早晚隨

時即賣榷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園戶須至私賣以陷重禁此園戶之害一也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為姦遂又販布販大寧鹽販甆器等物并因販茶還脚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方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為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攔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奪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九月間為成都

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㪷出息八錢半年末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類皆如此今四方蒙賴

聖恩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中茶官獨因緣茶法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惠澤此平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昔官未榷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税錢及販茶入蜀兼帶蜀貨沿路又復納税以此省税增羡今官自販茶所至雖量出税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興販諸處税務畏

憚茶司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稅為息由此省稅盐耗假有作稅錢上歷歲終又不撥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訪聞元豐七年八月陸師閔劄子奏茶司全年課利内有一項係茶稅錢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不行非唯稅虧兼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惟有茶山交易最為浩瀚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舊日蜀人利交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者近歲止賣九百以上此省課之害三也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嶮惡般茶至陜西人

力最苦元豐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稅户其為搔擾不可勝言劉庠知永興日有澤州般茶人以疲勞不堪告訴庠令取狀在案判云侯本府雇人般茶日呈後來永興即不曾雇人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益以民力僅乃得成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填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遞州闕人百事不集又茶遞

一人日般四馱計四百餘斤回車卻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九月間劒州劒陽一鋪人全然走盡沿路號茶鋪為納命場此遞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陝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遂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價俵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一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止於秦

鳳翔河今遂東至陜府侵奪蠟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陜西之害五也

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榷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税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為陜西邊事未寧不欲頓罷茶事即乞先弛榷禁因民販茶正税之外仍收長引錢一嵗之入不下

數十萬貫以見今長引錢數計之可見而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羨又可得數十萬貫以未榷茶以前及榷茶後來年分自蜀至陜西沿路酒稅務歲課較之可見而罷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息錢食錢之類其數亦自不少則榷茶可罷灼然易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稅而止然臣再詳師閔所營茶利雖使之裒斂一一如數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稅酒課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即

止約有利一百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即是師閔百端非理凌虐細民止得八十萬貫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所得利有八十萬貫若依實計之恐不得及此數不假令萬一蜀中稍有饑饉之災民不堪命起為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費錢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錢置此不慮臣竊惑也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為之賣酒至

十一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永興成都止就用永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給即不曽舉覺其貪冒無耻一至如此亦乞令所差官便行體量如是指實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積年之憤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陸師閔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請如意為吏民所畏憚若留在本職雖特遣使命恐必難以體量實害欲乞先罷師閔職任及利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

同建議榷茶曾竊冒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簽書體量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熈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定差更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限勑到五日内具利害擘畫申本州本州限一季聞奏奏到各

隨宜修改奉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疎畧差悮未易一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見開封府奏開祥兩縣於數日之内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兼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怱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别生諸弊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今年夏料雖已放罷舊餘剩錢猶足支數年欲

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内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今冬迤邐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户一則差役條貫既得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為朝廷已行之命降到即行雖有妨礙更不陳述致差役之條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速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新法已來減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為冗長天下共知況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府官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絶如壇子之類近年以剩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尚賴百姓久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訟不爾必須爭訟紛紜為害不小乞下所

司取問開封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

乞選用執政狀二十七日

右臣聞唐柳伉一太常博士耳猶能上疏乞斬程元振郇謨一布衣耳猶能哭市以論元載今臣備位諫省逢時艱危若隱忍不言實負天下謹冒斧鉞之誅以論其大者惟陛下哀憐財幸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

后陛下以女主稱制四夷未服積弊如麻陛下以爲此何時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臥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正今日之謂也自先帝以雄才大略躬攬萬幾而西北二虜交趾瀘蠻常擾邊境以勞王師京東河北福建等路姦猾巨盜常殺官吏以謀不軌今二聖拱默恭己無爲責成於執政大臣大臣又皆媮合苟容無足賴者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汲黯至公孫丞相若發蒙耳臣觀今之大臣尚未及公孫丞相遠甚陛下

以謂蠻夷戎狄所服者何事姦猾巨盗所畏者何人萬一有之將何以待謹按左僕射蔡確憸佞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闇性暴才疎行汙樞密使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為人難以獨任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吕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禄固位安能為有安能為無陛下必謂此等皆先帝舊臣不欲罷去然不知先帝以絶人之資獨運天下特使此等行文書赴期會而已至

於大政事大議論此等何嘗與聞小有罪犯輒罰銅門
謝爲天下笑先帝若以股肱待之不應如此今陛下深
居帷幄之中不自任事而以天下之大付之此等其爲
禍福未可與先帝同日而語也昔漢武帝以車千秋爲
丞相至於受遺輔少主則不以屬千秋必得霍光金日
磾而後可先帝若自知降年止此豈肯以王珪蔡確之
流受顧命之託乎陛下新臨天下人材衰少此數人者
未可一朝而去也則願擇其任寅重而罪最大者去之

臣以為莫如蔡確韓縝者也陛下即位以來罷市易堆垛場及鹽茶鐵法此蔡確之所賛成也放散倚城人夫罷保甲保馬等事此韓縝與宋用臣張誠一等所共建也先帝之所是確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確等亦否之隨時飜覆略無愧恥天下傳笑以為口實而朝廷輕矣先帝時有司屢言縝贓罪有狀先帝隱忍未發不謂陛下即位拔擢至此天下有識所共疑怪近者每發一政三省密院議論紛然至忿争殿上無所適從皆由大臣

才短望輕以至於此所有確縝其餘罪惡臣未敢細陳先論其大體伏願陛下思祖宗付屬之重深察方今事勢為至艱至危之時早賜罷免確縝二人別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而忠於社稷有死無二者以代之上以肅正羣臣異同之論下以彈壓四海姦雄之心然後陛下高枕而卧天下無事矣臣位卑言深罪當萬死若蒙降黜其甘如薺如其未也則當節次奏請伏閤力爭以決去就非獨臣如此凡在臺諫莫不當然

必無備禮一言不行而止者此天下公議非臣私意惟
陛下裁酌早賜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閏二月一日

右臣頃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
至今未見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去意
臣恐陛下隱忍不決久失天下之望竊惟先帝在位僅
二十年勵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
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間致位公相用

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茍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禄以奉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已來民力困敝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敝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

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道洛廢市易捐青苗止助役寛

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此數事者誰之過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於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以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治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

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确縝自山陵已後猶端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臣謹案确縝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确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為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過以為是皆先帝所為而非吾罪也夫為大臣忘君狥已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

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横流也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德則不聞其孝弟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悦媚上下堅固寵禄陛下何不正確縝之罪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縝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

華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臣不勝狂愚忘身爲國乞宣示此疏使確縝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以爲恨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臣竊觀蔡確所上表雖外迫人言若欲求退而論功攘善實圖自安所云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者臣謂當世之耆艾乃確昔日之所抑遠者也所謂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臣謂有司之煩碎乃確昔日之所創造者也此二事皆確爲相無狀

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獨見孰能行此確既不自引咎又反以為功著之表疏傳之天下則是確等所造之惡皆歸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歸於確臣不勝憤懣乞賜詳酌施行

乞罷蔡京開封府狀 二日

右臣近奏乞取問開封府官吏明知煕寧以前舊法役人數目顯有冗長並不依近降指揮相度申請便盡數差撥及朝旨本無日限輒敢差人監勒於數日內蹙迫

了當故意擾民以壞成法乞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至今未蒙施行謹按權知開封府蔡京職在近侍身為民害若不知舊法人數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請是不忠京新進小生學行無聞徒以王安石姻戚蔡確族從因緣幸會以至於此近者叚繼隆公事道路皆知其私狗繼隆出於胥史兄弟數人布列三省京嘗為檢正官與此輩狎暱繼隆贓汙顯露理在不疑而大理寺官吏畏避觀望數月不決今者方欲推行差役舊法

王畿之政為天下表儀而使懷私之人竊據首善之地四方瞻望何所取法乞賜指揮先罷京開封府仍勑大理寺疾速結絶前件公事所貴官吏不至觀望首鼠以長姦私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罷右僕射韓縝劄子 六日上殿

臣伏見陛下采聽羣言罷左僕射蔡確中外釋然具知朝廷清明邪正曲直不可復欺而右僕射韓縝獨端然據位略無動意衆情疑惑臣忝備諫官不敢默已謹按

韓縝才質凡鄙性氣麄暴文學政事舉無寸長比之蔡確遠所不及陛下聖明必無賢縝之理特以先帝新棄天下未欲從外别擢宰相不免循例以次遷補今已逾年即位改元政令一新確既已罷去而縝任遇如故是以衆議紛紛未肯彈服臣聞韓縝家法不正雖其父子不能相安涖官猛暴至以酣酗鞭殺指使過惡雖著而無與國事臣不敢一一煩言至如縝昔奉使定契丹地界舉祖宗山河七百餘里以資敵國坐使中華之俗陷

没外蕃俾得乘高以瞰幷代朝廷雖有勁兵良將無所復施其後擢為樞密使職在安邊而西戎無釁用兵深入至使諸將敗衂前後喪師數十萬衆天下疲弊希稟空竭雖得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而瘠鹵一生至今為梗存之則耗蠧中國為禍日深棄之則戎人不請無緣强與遂使朝廷皇皇議論經年不知所出而績曾無計以救前失據績二罪雖伏斧質以謝天下不為過也而況備位宰相以来怙勢作威任情不法羣下洶洶

側目畏之宗道宗古皆縝之親姪縝任在中書職當進擬並引二姪同升列卿因臺官彈奏始自舉覺各與降等差遣朝廷知其不可信任遂令三省自此同書進擬縝之兄絳移守北京知父子無同領帥權之理而乞以其子宗師同管句安撫司公事知轉運判官以按察已而乞以所親信人杜純為之壞法亂紀莫斯為甚縝公行私意廢法徇兄以行其言父子同領大權古無此事惟東晉之衰司馬道子與其子元顯共執國政自非季

世安有此例賴陛下聖明抽回指揮若其不然遂為四
方口實臣又竊觀言事之官每有論奏縝事縝陰懷忮
恨不拘久近或罷其言職或因事責降必報而後已先
帝朝翟思為臺官言縝在樞府令所轄邊將買馬虧價
自羣牧司遷官盜取公使家事不還先帝隱忍不行翟
思近以司業作詩失韻非有大過而縝逐思止知軍差
遣縝初相臺官黄降言縝平生過惡不堪大用陛下業
已用縝未欲即罷縝畏其復言除降國子司業雖似遷

擢實奪其言事之權是以羣臣震懾不敢牾縝臣知今日言縝異日縝必報臣然自念起於遷擢之餘誤蒙聖恩收拔至此不敢上負朝廷下辜公議是以爲國排姦有死無二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招河北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十四日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廪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

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龐勛黄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歷中張海等熈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焼官寺刼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損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内藏

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擁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為剽𠜂所從来尚矣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畆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為姦十人而九號為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

必為盜今河北冦賊成羣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為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為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為盜者弼為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况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

用不取於民聖算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為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桀略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闕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

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
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其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
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況如
前件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
二麥不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欒城集卷三十六

欒城集卷三十七　　宋　蘇轍　撰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八首

乞責降成都提刑郭槩狀 十四日

右臣竊見朝廷近日察知蜀中賣鹽榷茶及市易比較收息為遠人所苦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槩體量事實臣觀此三事利害易見甚於黒白凡有耳目莫不聞知而郭槩觀望阿附公行欺罔其所奏報竝不指言實弊見

今西川數州賣卭州蒲江井官鹽每斤一百二十文為近年鹹泉減耗多夾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間小井白鹽販入逐州其價止七八十以此官中須至抑配深為民害槩不念民間朝夕食此貴鹽出錢不易卻言限內難以報應只此一事已見情弊至於榷茶之法以賤價大秤侵損園户以重䩭峻限虐害遞鋪以折博興販攪擾平民其餘百端非理難以遍舉臣近已一一奏聞乞委所差官體量詣實槩畏憚茶官陸師閔事勢不

敢依限體量此又足以見其意在拖延觀望附會至於市易比較收息始因提舉官韓玠以靈泉小縣收息增羨遂督責諸縣以靈泉為比務令多得息錢槩以韓玠叔祖縝見任右僕射意欲趨附不敢體量實狀妄言韓玠不曾以户口比較息錢又代韓玠巧說詞理言諸路推行市易之法不獨成都不可獨治一路及事已在三赦前槩以監司被命相度逐事利害朝廷元不令槩定奪韓玠罪名槩之職分但當具的確事實奏聞至於韓

玠或行遣或釋放或原赦或不原赦自是臨時聖㫖指揮非臣所當預定今既不依朝㫖相度卻於職分之外擅引三赦意謂朝廷不合相度赦前之事附下罔上肆行胷臆情理難恕况臣資品鄙陋嘗通判鳳翔坐失入死罪去官係監當資敘因縁權倖致位監司而附會欺謾畧無顧憚且韓縝係韓玠有服之親顯有妨礙臣未委縝如何進呈作何行遣臣乞降聖㫖先行罷黜郭槩所有賣鹽榷茶市易等事乞別委體量施行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論差役五事狀 十五日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聖旨罷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疎畧差誤乞令諸處審議候的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聖旨差韓縝等四人置局看詳臣前所謂疎畧差悮其事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天下

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刱立免役法勾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雇役名人以坊場錢為重難酬奬及以召募官員軍員押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而近歲所以民日貧困天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之家歲出役錢不易及出賣坊場許人添價爭劃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先帝只行官自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却衙前色役有餘其餘役人且依舊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獨

有一弊所雇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稅戶可以
委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敗闕不足以
易鄉差衙前搔擾之患今來畧計天下坊場錢一
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酌中價例不
許添價刬買亦不過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
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
一百五十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或足或否而
折長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

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户今年二月六日所
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
校勾當諸綱運並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軍大將
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有破産之人以此
欲差鄉户至於坊場元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
賣爲復卻依舊法酬奬衙前若官自出賣即如川
蜀京東淮浙等路舊來坊場優厚人人願爲長名
元不差鄉户去處今來卻須創差民情必是大段

驚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奬衙前即未委召募官員軍員將校等押綱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即諸般重難還是鄉户衙前管認為害不小

一坊郭人户熈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始與鄉户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即比農民反為僥倖若依熈寧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來二月六日指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

欲乞指揮并官戶寺觀單丁女戶並據見今所出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常切樁留准備下項支遣所有月掠房錢十五千及歲收斛㪷百石以上出錢指揮恐難施行

一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的確合用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即熙寧以前舊法人數顯是冗長虛煩民力今來二月六日指揮却令依舊人

數定差未為允當欲乞只依見今役人數目差撥

若自前元差鄉戶充役後來卻用剩員抵替如場

子壇子之類其剩員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即乞

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内支還

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勞

遠者至四五千里極為疲弊自新法以來官吏皆

請雇錢役人既以為便官吏亦不闕事令民力凋

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憫恤若不免接送必有逃

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官吏並請雇錢仍於前項坊塲坊郭等錢内支

一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雇錢如不情願即量支雇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塲坊郭等錢支如支用不足即差鄉户仍許指射舊人官為差雇代役其鄉户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數目右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黜降韓縝狀

右臣近三上章乞罷免右僕射韓縝至今未蒙施行竊
謂縝姦邪無狀畧與蔡確等而確猶頗有吏幹粗知經
史縝爲樞密與宋用臣張誠一等共建修城養馬之議
迷國誤朝罪與確均而不學無術去確遠甚又河東定
地界一事獨擅其責臣聞縝定地界時多與邊人燕復
者商議復勸成其事舉祖宗七百里之地以資寇讐復
有力馬復本河東兩界首人親戚多在北朝其心不可
知而縝與狎暱至不持一錢託令買馬及至事發乃云

方欲還錢如此而可則凡天下犯贓之人無事恣意受贓有事則云方欲還主便不書罪則是天下更無贓吏矣復之心迹衆所疑畏縝爲大臣曽不爲國深慮私相往還至受賂遺正使縝先將金錢令人買馬亦須託良善士人不當及復而况不持一錢將何證明知是欲還而未及欺謾茍免畧不知愧訪聞河東當日割地與遼邊民數千家墳墓田業皆入異域驅迫内徙哭聲振天至今父老痛入骨髓而沿邊嶮要舉以資敵此乃萬世

之深患縝以一死為謝猶未塞責今蔡確已罷相而縝尚未動臣愚竊意陛下欲令縝自引避如確之去臣竊以為過矣縝之罪惡與確未可同日而語當正其罪以告四方乞下臣前後章疏令三省兩制雜議有不如臣言甘伏訕上之罪若臣言不妄亦乞稍正典刑以謝天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乞下河東提轉安撫使密切體量燕復久遠可以保任不至作過已否令結罪保明聞奏如不敢保

明即乞指揮今後更不與沿邊兵馬去處差遣先帝初使吕大忠商量地界大忠果悍有謀堅執不與北使自知别無的確證驗已似懾服而缜闇懦遂壞此事乞取問大忠及當時知次第人即見詣實

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

右臣聞朝廷進退大臣與小臣異小臣無罪則用有罪則逐至於大臣不然雖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輒不可留何者朝廷大政出於其口而行於其手小有齟齬貽

患四方勢之必然法不可緩臣竊見知樞密院章惇始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節有踈畧差悞而不推公心即加詳議待修完成法然後施行而乃雷同衆人連書劄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後論列可否至紛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然使惇因此究窮利害立成條約使州縣推行更無疑阻則惇之情狀猶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劄子施行卻令被差人戶具利害實封聞奏臣

不知陛下謂惇此舉其意安在惇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為敵但得光言不効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用心如此而陛下寘之樞府臣竊惑矣尚賴陛下明聖覺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且差役之利天下所願賢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猶巧加智數力欲破臣竊恐朝廷緩急有邊防之事戰守之機人命所存社稷所係使惇用心一一如此豈不深誤國計故臣乞陛下早賜裁斷特行罷免無使

惇得行巧智以害國事謹錄奏聞伏候勑㫖

乞牽復英州别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别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爲恨而流放以來逮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爲之涕泣況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改更畧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爲言其

究者臣與俠平生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録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擢任劉攽狀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諒文有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歎訪聞頃者將漕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嘗稱貸朝廷

放繼其後未能即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厚以聚斂進擢放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辯明雖蒙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放才術有餘用之未盡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放之賢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薦實負愧責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責降蔡京狀

右臣近奏言知開封府蔡京施行差役事故意擾民以

敗成法及曲法庇蓋段繼隆贓汙公事乞先罷京差遣及催督大理寺結絶斷遣至今多日並不蒙施行京文學政事一無所長人品至微士論不與若不因緣蔡卞與王安石親戚無緣兄弟並竊美官今卞已自迫於公議求退而京獨昂然久據要地衆所不平臣竊見左正言朱光庭言御史中丞黄履言事不稱職乞罷履侍讀履即時罷免曽不旋踵臣竊惟臣與朱光庭並係諫官論奏羣臣得失皆是本職而蔡京罪犯明著甚於黄履

陛下明聖以至公御下而諫官之言皆擊其罪或行或否衆所不喻皆謂韓縝初除僕射日黄履言縝過惡不任宰相而蔡京不曾捂縝是致行遣有此同異伏惟朝廷本設諫官以幾察姦惡為人主耳目之用今臣等所言之人韓縝欲行即行欲止即止則是諫官之職乃所以為縝公報私怨非復陛下耳目之官也伏乞陛下檢臣累奏早賜降黜韓縝仍先罷免蔡京差遣及催大理寺結絶段繼隆公事無使諫官失職宰相恣横為吏民

所共非笑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訪聞近日諸路監司州郡多以二月六日所降

差役指揮有不便事節未敢便行各具利害奏聞顯

見事理明白人情不遠苟無挾邪壞法之意誰不論

列獨蔡京以侍從之臣居首善之地更無一言只於

數日之内催迫了當用意不臧深可忿疾況京治毁

繼隆事不公外又曲庇僧録司公事竊聞臺諫官並

已曾劾奏似此專務私徇豈可復任京尹

乞廢官水磨狀

右臣竊見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閔惻見發德音令執政議救其苦尋蒙指揮畿縣於黄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人開自明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功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内外食茶等其水只得五日閉斷以此功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雇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

而汴水渾濁易得塡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訪聞水磨所入一歲不過四十萬貫朝廷頃來改更敝法凡與民爭利者一切革去水磨之事本亦係罷前戶部侍郎李定以邪諂進用不知朝廷大體猥以四十萬貫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嘗有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為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怪甚非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臣

乞廢罷官磨令民間任便磨茶其利甚溥伏乞指揮疾速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葬埋城外白骨狀

右臣訪聞京城四門外所在白骨如麻多是昔日築城開濠死損人夫東門外又為茶磨棄水所浸雖其間已埋瘞者土薄水深亦皆發露狼籍臭腐不忍聞見陛下躬行仁政罷去苛法民心稍安而京畿及諸路久旱近日雖稍得雨終未霑洽未必非積骸暴露寃氣致此況

方春長養正是月令掩骼埋胔之時臣欲乞選差一二廉幹内臣計會兩赤縣官吏相度於閑隙地上以塼作數大壙如法藏掩其合破費用仍特支賜内藏庫錢誠使仁澤施及枯朽或能感召和氣卒致豐歲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米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來

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及奏請
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所聚糧斛
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悅臣
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支與闕
食人戶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何
並不曾申請擘畫兼乞體訪諸路如有似此闕食去處
一例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解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闕鹽食用自元豐三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添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來作分數抑賣與鋪戶多有訴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閎畏避蔡礪權勢曲生問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遣未了卻符下提舉司相度意在觀望不肯依實定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罪保明只將永利

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闕事如委無妨闕即

乞依所請住收馬城池鹽依舊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

仍乞取問蔡碼等建議害民及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

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訪聞忻州曾申本路轉運司乞枷錮舖戶前來

買鹽以此顯見人情不願

再乞放積欠狀

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

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奉聖旨節文令户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户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已責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户部開具欠户見令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户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户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絶救民之急不當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

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但使恵澤滂流雖民間小有僥倖何損於德況此積欠經涉乆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早被聖恩不至失所别致生事謹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債負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外道委轉運司與州縣同取索逐户元請官本若干

經今多少年月合出息錢若干逐戶從請出官錢
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干通計本息已納
及元請官本之數即便與放免如通計本息未及
官本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
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
奏聞聽候勑裁
一拖欠坊場錢所委官司前項乞取索逐戶元認淨
利錢若干自開沽以來違欠月分合納罰錢若干

將本戸口納到淨利及罰錢通計若干如已通及元認淨利之數即與放免如通計未及元認淨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聞奏聽候勑裁

一出限拖欠役錢今來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即免役錢別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間時暫留舊雇人執役自有從來寛剩役錢支遣其拖欠役錢乞與一

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緩未知何時恩澤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負人戶枷錮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苦無聊甚可哀憫斷自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細故遷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瘁怨苦感動陰陽大則計較死生起為盜賊所失轉大雖悔無及臣不勝區區為國深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蔡京知真定府狀

右臣近奏論蔡京施行差役事督迫諸縣於數日了當不依朝旨申請妨礙事件挾邪壞法用意切害及治段繼隆僧錄司等公事私徇不公乞先罷京知開封府訪聞臺諫亦並有劾奏京因此奏乞外任而宰相曲加庇蓋臣等所言皆不施行獨行京陳乞文字除京知真定府竊緣真定天下重鎮舊來多擇久歷邊任曉練軍政之人然後除授今京資任至淺才力無聞見有私徇公

事未經結絶臺諫交章至今未已而宰相特加奬勵授以名藩意欲以此凌壓言事之官使之不敢復言臣竊見前者臺官論朱復不孝事迹復因此乞外宰相除復直龍圖閣知潤州又論王説黨附吴居厚説亦因此乞外官宰相除説知密州直龍圖要職也潤密名郡也復説皆因人言乃獲美命蓋宰相上欺朝廷下困臺諫習用此術久已成例不可不察臣等若言京不當自當顯被黜責若所言稍當則宰相豈得公然恣横略無顧

憚伏乞聖明稍加詳察追罷京新命使以本官聽候大理寺斷遣以弭中外疑惑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罷安燾知樞密院狀

右臣近奏論諸執政才力長短以謂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禄固位安能為有安能為無陛下新臨天下人才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盡去故且存而勿論若陛下必欲鎮撫夷夏彈壓將帥如彼三人皆不足用臣竊見近日李清臣自尚書右丞為左丞雖號稍遷

而職位相近未至超擢臣是以不敢復言今者安燾自同知樞密院為知院度越四人直出其上中外驚怪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臣觀燾之為人才氣凡近學術空虛不迨中人僅免過失先帝特以燾萬里涉海故酬其勞置之侍從燾謹默自守遂至樞府既忝重任畧無建明與張誠一同事則隨誠一與章惇同事則隨惇高下俯仰惟強有力者是從奈何舉天下兵革之重全以付之若陛下憐燾未忍罷去臣願令且守舊職與

范純仁共事如此則樞密院與三省俱無長官亦無闕於事至於躐等用人非衆人共稱其賢於義不可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論安燾狀

右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知樞密院告不令給事中書讀直下吏部施行事人微言輕未能仰回聖意竊惟封駁故事本唐朝舊法祖宗奉行未嘗敢廢事有不由門下不名制敕蓋此法之設本以闕防欺弊君

臣所當共守今安燾差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不為過而陛下即令廢法以便一時古語所謂若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切恐百司法度自此隳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執何以經久近日朝廷除呂公著門下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為言朝廷為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燾之故特開此例況燾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竊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言黽俛而受純仁既不受命

則壽必不敢不辭壽既力辭而給事中又封駁不已臣等必恐此命無由復行伏乞陛下克已為法檢臣等前奏且令壽依舊供職陛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則同知樞密院任用不輕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臣等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言則朝廷設置臺諫竟將安用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等區區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已意以廢格明詔惟陛下裁擇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發運司以糴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右臣竊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漁以自為功究其本末其實皆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此雖有得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是以民日益病無所告訴頃者發運司以錢一百萬貫為糴糴之本每歲於淮南側近趁賤糴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者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三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違限不至則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之

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江湖諸路自來皆係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歲糴米錢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供而貴錢於諸路諸路米無所售而斂錢以償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别無所用不過以為羡餘進奉以固結恩寵方今陛下恭儉節用食租衣稅專以利民何取於此臣乞指揮發運司今後

諸道轉運司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糴米代發上京而不得於諸道貴取米價候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違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利諸道得以及時收糴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甚廣如朝廷以臣言為可用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右臣聞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耳冰炭不可

以一器梟鸞不可以共栖共鯀臯繇不可以同朝顏回盜跖不可以並處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夫君子推誠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黨故易危正言而不諱故易間潔廉而不懷故易去小人則不然竊用威福以布私恩交通左右以結主知頑鈍無恥臭詬無節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難誠使君子小人同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亡如蕕之臭十年而存此理之必然者也陛下用司馬光為相雖應務之才

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賢愚同敬至於韓縝如屠沽之行害于而家以穿窬之才凶于而國皆有實狀可以覆按行路之人指目非笑紛紜之論不可具載此何等人也而陛下使與光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如人服藥用茯苓烏喙合而并食之陛下以為茯苓長年之功能勝烏喙殺人之毒乎臣前後六上章論縝過惡乞正典刑至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謂縝先朝舊臣不可不

用則宜早罷光政事使縝自引其類布列於朝臣等亦當相率而避之毋使邪正雜處而君子終被其禍自古四夷内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之世匈奴桀驁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奄至渭北今二方蓄謀安危未分折衝禦侮專在輔弼去歲北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此何意也彼誠見縝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令其為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啟姦辱國必始於是北朝地界之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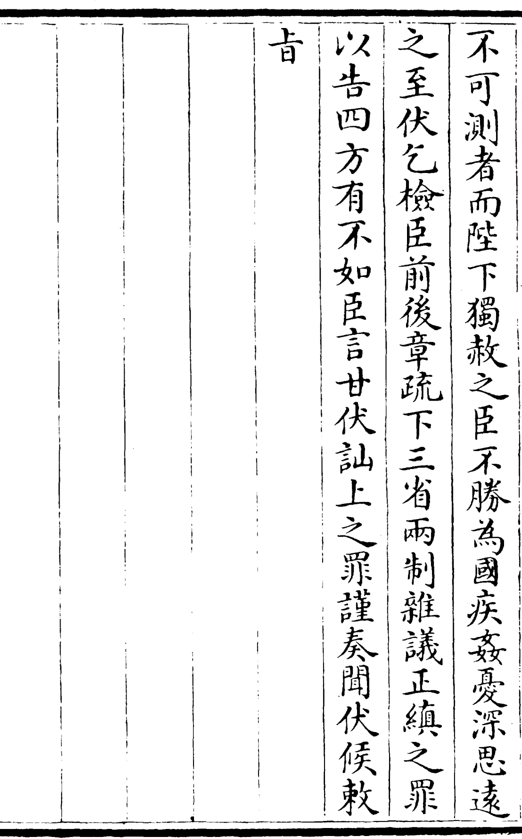
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為相彼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
理固當爾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愚所未諭
也臣聞之河東父老云韓琦為大原欲置范家東堡范
家西堡及赤泥膠三指揮弓箭手恐敵以為言乃召弓
手節級高政使幹其事政率其徒於廝邏臺之南北堠
伺敵人之樵採者輒歐傷之敵以為言則曰此漢界也
移文爭之往反十數卒得其要約目廝邏臺以南為漢
界而三指揮弓箭手大獲其用及韓縝定地界皆割與

之主戶約一千五百餘戶客戶三四倍之驅迫內徙墳墓廬舍及所種田苗皆委之而南老幼慟哭所不忍聞遂以天池嶺為界天池北距厮邏臺尚二十五六里異時敵欲祈福修天池廟必牒安撫司而後敢入以明廟之屬漢也今亦為彼有高政者土豪也有威名於北方蕃漢目之為高大王而天池廟神亦曰高大王廟方割屬遼時政拊膺大慟謂其徒曰我兄嫂今日陷蕃百姓數千人皆大哭縝為侍從仗節出使而賣國黨寇曾不

如一弓手節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政數年前為大皇平巡檢年七十餘每見人論縝與燕復之姦即欲食其肉復火山軍三界首唐隆縝一商人也入粟得司戶參軍韓絳為宣撫始奏換武邊人疑其細作而縝與之交私狎暱無所不至至呼為燕二亦謂之二哥割地之謀皆出於復北使梁永蕭禧木以横山下大川為界至七蕃嶺下乃斗入漢地圍裹此嶺凡二十八里意欲自此直至分水嶺為界邊民大怒有焦家弓箭手三百餘人

毆擊北使奪下梁永等拄斧交倚遂不敢復南仍自七
蕃嶺北轉而西以大川為界燕復至雁門寨亦為弓箭
手所毆匍匐入寨閉門僅免由此觀之邊民皆忠憤不
服而北人亦自知理曲無詞使縝稍有臣子忠孝不負
本朝之心則七百里之地必不至陷於冦讐之境也火
山寧化之間山林饒富財用之藪也自荷葉平蘆木山
雪山一帶直走瓦塢塢南北百餘里東西四五十里材
木薪炭足以供一路麋鹿雉兔足以飽數州今皆失之

雪山有廟河東一路牲幣所走今亦為失祀矣人神共怨皆緽之罪中國從來控扼卓望形勢之地如五蕃嶺六蕃嶺七蕃嶺黄嵬山之類今皆為遼地下視忻代人馬可數異時用精兵數十萬人未易復取而用兵之策誰敢復議以此知緽賣國之罪百世不磨若祖宗有靈必不赦緽陛下近者降黜吴居厚王子京蹇周輔之流皆以立法害民耳黜其人改其法不數日而民復業矣如緽之罪知者不能復謀仁者不能復安疆埸之患有



不可測者而陛下獨赦之臣不勝為國疾姦憂深思遠之至伏乞檢臣前後章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縝之罪以告四方有不如臣言甘伏訕上之罪謹奏聞伏候敕旨

欒城集卷三十七

謹案卷三十六第一頁後一行恭勤祇畏按茅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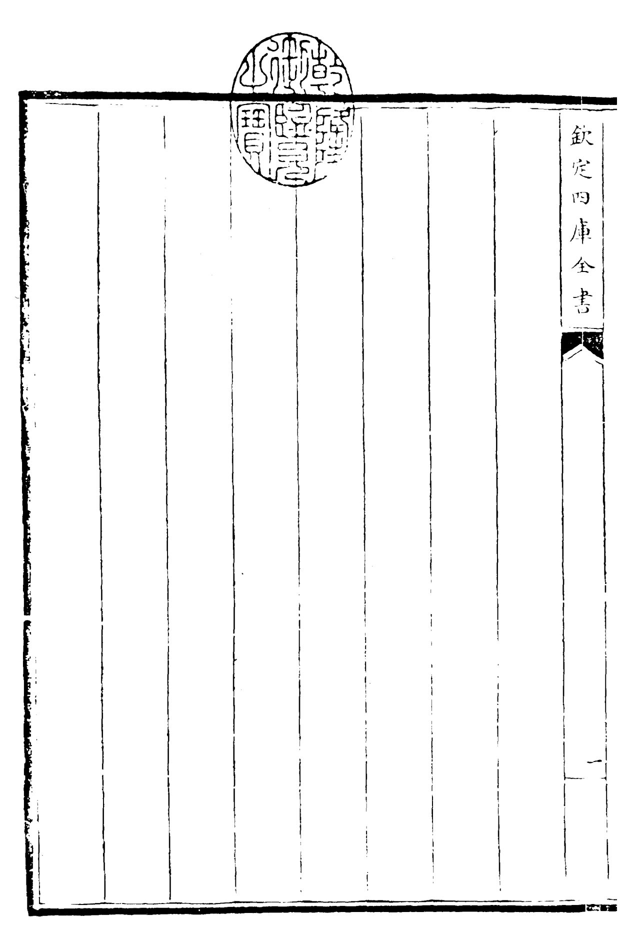
選本勤作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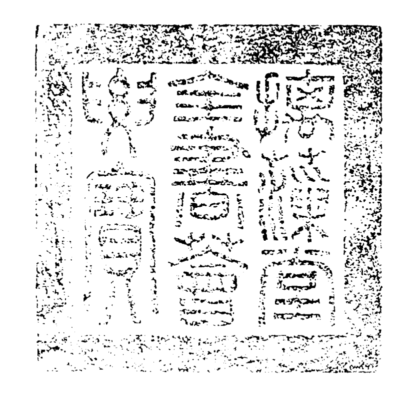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七第二頁後四行附下罔上刊本上訛下

今改

第二十二頁後四行是以民日益病刊本益訛蓋

據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舉人臣王會燕

謄録貢生臣黄永澄